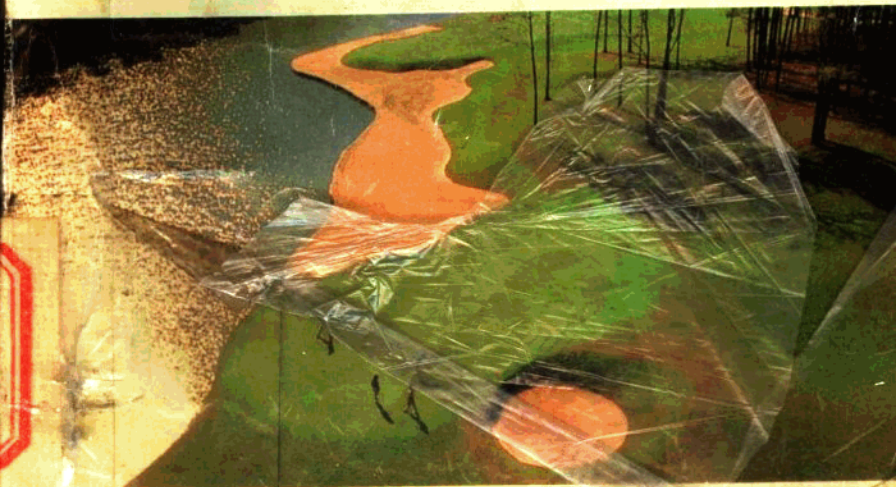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跨世纪
全新小说精品库

新乡土小说

乡 殇



作家出版社

谭文峰

1959年生，山西垣曲人，出身于农民家庭，曾在农村生活数年，现在垣曲县文联工作。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中、短篇小说《大山上的雪》、《被

乡 殇

譚文峰

正在洗头，那架黑电话便警铃般骤然安装的那种手摇式，铃声耳不及。唐姐对这种刺耳响得火爆，便不理丽之类香波。唐数的几个女高尤其胸臀几衣服穿得便让一

容。只因唐姐的窗帘儿终日紧闭，所以往往扫兴而去。唐姐不能转为“商品户”，并非唐姐工作上有什么差错，主要原因是她“有病”。比如洪山乡这地方穷僻，乡府领导都不肯带家眷来，难免寂寞难耐，偶尔喝了点酒，或者麻将桌上小有得意，一时兴奋难寐，又找不到开心的去处，就要到唐姐屋里来闲聊。唐姐屋里干净，温馨，香气撩人，又有秀色可餐，置身其间，便往往不能自制，难免生出些解闷的节目。而往往这时，唐姐却要大煞风景，突然捂胸躬身大叫“心口疼”，把一片温馨破坏，把一腔雅兴败坏。渐渐领导来屋里便少，渐渐人们便背后说她“有病”。唐姐孤僻怪戾，很少出那间话务室，一天到晚只做两件事，洗头和织毛线。乡里领导换过几届，唐姐却仍是农业户。商品户不肯要唐姐，唐姐又不肯下嫁农业户，唐姐便自然成了老姑娘。

唐姐洗好头发，见电话铃仍在毫不退却地喧叫，并不理睬，朝它白一白眼珠，拿过毛线从容编织起来。电话铃声似乎终于精疲力竭，停息下来。唐姐瞅它一眼，便很快意地咯咯大笑直笑得两只高耸的胸乳神经质地乱颤。

正笑，忽听见笃笃的敲门声。便知是团委书记小姚，乡府其他人来，不是老远吼喊，就是咚咚乱捶门，只有小姚总是这样轻缓而小心翼翼地敲门。然后礼节周全地问一声：我可以进来吗？唐姐对小姚就很有好感。小姚中专毕业，本来学的是会计，却被分配到乡里当团委书记。刚来半年，初时耐不住这地方寂寞，就常往县城家里跑。后来乡党委张书记找他谈了一次话，便不敢再多回家，就常到唐姐这里来聊聊。唐姐人漂亮，看着舒心，待小姚又格外亲热，每来便拿出一大堆女孩子打牙祭的吃食来招待他，使小姚心里暖洋洋、热乎乎地很受用。二人

在一起，便有一种很体己、很融洽的感觉，也算是唐姐在这乡府大院的“一介知己”。唐姐洗完头只穿着件内衣，这时才要起身去穿外衣，心里忽然一动，却径直走去打开了房门。门口站着一位白白净净、戴着眼镜的青年书生，果然是小姚。小姚见唐姐只穿了件极短小内褂儿，胸脯饱胀高耸，挤鼓鼓地将褂儿顶起老高，似要挣脱欲出的样子，脸便倏然一红，迟疑不动。唐姐却面颊生辉，极亲昵地将小姚拖一把，拽进了屋里。小姚坐在床边，嗫嚅说，我听见电话铃响好长时间，便来接电话。唐姐说，小姚你真有口福，我这里正有好东西吃呢！便从柜子里拿出一只塑料袋子，小姚接过看时，见是一袋新鲜的橄榄果，很惊奇唐姐屋里怎么会有这般珍稀的南方果子。唐姐故作嗲声，学电视里的广东腔说，只要亲爱的小姚先生常来光顾，好东西有的是给你先生吃啦！便笑，说这果子是她一个跑南方做生意的同学带给她的。那同学在校时就常给唐姐献殷勤，如今孩子都上幼儿园了，不知何故今天突然来看她。许是发了财想来开她的“洋荤”吧！唐姐说着又笑。小姚也跟着笑。唐姐说，小姚好久不见你来了，回城寻媳妇去了是吧？小姚说，这几天我下村里去走了走。你不知道，好多村里的团组织已名存实亡，有的村十多年了没发展过一个团员，整误了一代人呢！唐姐说，我们那时候十四、五岁，就天天写入团申请书，为争着入团，抢着把一个厕所十几遍的打扫。天天想着入团入党，好像能吃能喝呢。真好笑！小姚说，人年轻的时候，就该有憧憬，有追求的，不然这青年时代就没有一点色彩。唐姐便不说话。过一会儿说，小姚你闲时常来姐这里聊聊。叹口气，又说，这乡府大院狗男狐女数起来也有几十个，可值得姐正眼瞧的，也就只是个你。姐我喜欢你。小姚闻言便显得有些不自在。沉默一会儿，

忽然说，唐姐我告你一个消息，想你还不知道吧？唐姐注意地瞧着小姚，问有甚么消息。小姚说，县里分下来两个“农转非”指标。唐姐一愣，看着小姚不动。小姚说，我在县里听人说的。说是每个乡镇都有的。小姚的父亲在县里一个要害部门当领导，消息总灵通。唐姐听罢沉默不语，半天方神色黯然说，指标虽然有了，却只是没有我唐姐的份。小姚说，你只抓住张书记就行。只要他给你办，就准能办得成。唐姐凄然一笑，说，张书记又不是我儿子，那么肯听我的话！小姚说，唐姐你千万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。必要时可使点手段。唐姐说，使甚么手段？行贿我没有钱，走后门我没有靠山，只有卖身给他了！小姚听到这里便不敢再多说，去翻床头的一本杂志。唐姐热辣辣地瞧着小姚，说，小姚你真是姐的体己！将胸乳一挺一挺，十分性感诱人。小姚不敢看，只低头胡乱翻着手里的杂志，见上面有一篇是写如何度过新婚初夜的文章，方看几行，便觉得耳热心跳。忽觉有一股浓浓的幽香和热辣辣的气息从耳旁逼来，猛抬头，见唐姐很近地挨靠着，一双乳很高很挺地耸在眼前，一对凤眼电火般闪射，浑身便“轰”地一声着起火来。慌忙才要起身，唐姐柳腰一摆，双臂却勾住了脖子，脸颊贴上来，一双乳抵住了胸膛。小姚便不敢动，僵僵地挺着，只觉浑身轰轰作响，一股熊熊烈焰，从脚底直烧上头顶，魂魄便在顷刻间焚化成灰烬。唐姐脸摩挲着，情意绵绵地说，小姚你不要走了，晚上姐给你做鸡丝面吃。小姚呼吸迷乱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唐姐不觉滴下泪来，说，小姚呀，姐好喜欢你。姐长二十八岁，守身如玉，从没有让任何臭男人碰过一寸肌肤。姐知道今辈子再嫁不到好男人，这条身子不知甚时就被人糟践了。姐只想趁早把这身子给一个姐喜欢的男人。小姚就不说话，于迷乱中抱紧

了唐姐，狂热地亲吻，用力地挤压着她。唐姐便闭了眼睛，任由他向床上拥压去。

正在这时，电话铃却又骤然爆响，把两人吓一大跳，倏然分开，相互显出尴尬和窘迫。任由电话铃响了一阵，唐姐才走去接了。电话里的口气很严厉，问乡政府的值班人员哪里去了，前后半个小时没人接电话。唐姐被对方的口气镇住，半天作不得声。对方问她是什么人，她只愣着，回答不上。对方口气和缓下来。说是县政府办公室，给乡里传达一个通知。据气象预报，近期有特大暴雨，为做好防汛抗洪工作，各乡镇书记、乡长明天上午八时准时到县里参加防汛会议。会议由刘副县长亲自主持，各乡镇领导必须准时到会，不得有误。还说刘副县长要亲自点名查数，要各乡镇领导务必当心。最后问唐姐姓氏名字，似要记录在案。唐姐搪塞几问，放了电话。愣了片刻，见小姚仍呆在床头，脸颊便又烫烧起来。走去打开房门，让凉风吹一吹。小姚这时走了过来，在门口站住，低头说句“对不起”，便逃似地离去。唐姐瞧着他的背影，忽有两道泪水冰冷地滴下。

张书记喜欢每天中午美美地睡个午觉。特别是喝了点酒以后，穿着裤头背心四仰八叉，呼噜打得震天价响。平时张书记睡觉很有规律，十二点半到两点半，两小时准时醒来，睡得好便很有精神。但张书记一喝了酒，便没了规律，三四个小时不定。今天中午陪县粮食局下来检查的李局长喝了一点酒，喝得不是很多，但回来觉却睡得很沉，很香。副乡长老刘咚咚摇了半天门，才把他摇醒。醒来却觉得哪儿都不舒服，就又闭了一会眼睛。听到门摇得很紧，就看了看表，一看已是四点半了，忙爬起来登裤子开门。

老刘一进门就嚷，张书记哎，弄不成哩！我在李坪村蹲了

三天，一颗麦子都没收上来。老刘主管夏粮征收，天天在村里泡，半个月了，只有五、六个村子缴齐了公粮，其余十几个村子至今没有动静。张书记很有些瞧不起老刘这号干部，瞧他一眼，脸上显出不耐烦。说，没本事让老百姓缴粮，就把你老婆孩子的口粮拿来顶上！老刘低头啜嘴说，现今的老百姓，难弄得很哩。张书记脸黑黑地说，要好弄了还要你这乡长干球甚哩？老刘脸上便猪肝般涨得紫红。说，都像躲鬼子似的，锁了门不见人影，要不就是门口横个老太婆，贼粮不够吃。连门也进不去。张书记不说话，沉默一会，说你去叫老王来一下。

老王是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。不大一会儿，便跟老刘来了。张书记说，老王你上次说李坪村有两个“钉子户”，如今解决了没有？老王说，那两个“钉子户”，难弄哩！便介绍说，一个叫李小三，二胎，全是女娃，家里穷得就剩了一窝孩子。罚款二千五百元，一分钱没交，说要钱没有，要命就这几条随你们挑。谁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另一个叫李旺财，有名的专业户，家里开个炼焦场，给县里捐款修公路，给村里投资建学校，名气很大。报纸电台都上过，现在又是政协委员，人大代表，到县里和书记、县长都是平起平坐的。也是二胎，三女一男。罚他二千五百元，他一把拿出三千块，说不用找了，计生办的同志们很辛苦，给大家买瓶饮料喝吧。动员他妻子结扎，他花钱从县里弄来张结扎手术单，计生人员明知是假的，却又毫无办法。最近听说他老婆又怀孕了，他放出话来，说怕一个儿子不保险，还要再生一个，罚十万八万也要生。张书记听完半天没吭声。过一会儿便笑笑，说老王你晚上跟我去李坪，我今晚给你抓计划生育去。老王喜出望外，心喜滋滋去了。老刘却愣在一旁，不明白张书记为何心血来潮要去抓计划生育。正愣，张书记说，老

刘你去给粮站安站长打个招呼，让他准备好运粮车，明天一早到李坪村拉公粮。老刘脸上便有喜事，知道张书记要亲自出马。乡府里有名俗话，说是“老张出马，一个顶俩”，张书记这一去，事情就准成哩。便也高高兴兴地去了。

老刘走后，张书记便给派出所所长通个电话。张书记在电话里说，晚上借两个“治安队”用用。所长说，你又要干球甚事？张书记说，配合乡政府去开展个工作。所长拿捏腔调说，最近有新规定，地方政府动用警力要经有关部门审批。你们先打个报告吧。张书记便骂道，日你哥给谁打官腔？“治安队”也能算警力？下午六点来两个人带一辆摩托车到乡政府见我。误了事我找你们局长是问！又笑两声，说，咱弟兄们好久没在一块喝一盅了，明天中午醉仙楼咱弟兄们好好划两拳！那头静了一会，说，好，好，真是法大不如权大。张书记接道，权大不如钱大。那头说，酒杯一端，政策放宽。张书记说，筷子一举，可以可以！两人便同时哈哈大笑，一起说明几个醉仙楼不见不散。

傍晚，一千人浩浩荡荡往李坪村进发，村里人正吃晚饭时辰便进了村。支书和村长见张书记亲自带人下来，还有“治安队”和摩托车，便慌了。忙沏茶递烟。张书记茶不喝，烟不抽，问支书和村长，知道我干什么来？支书和村长便一起诉苦，说现今的老百姓根本不尿村干部这一壶，村干部说话不如放屁响亮云云。张书记说，你这支书和村长在村里当孙子呀？支书和村长脸窘得通红说不出话。张书记便说，你们两个去把李小三和李旺财的老婆带来！吩咐两个治安队员跟去带人，又吩咐把铐子带上。

时间不大，两个人便全带来。李小三是在饭场上被铐走的，许多村民见治安队铐人，便随了来瞧热闹，村部门口刹时间便

围满了人。张书记吩咐老王说，你带李旺财的老婆快走，到乡医院连夜做手术。老王便带李旺财老婆坐治安队的摩托车走了。便有好事者赶快去焦场给李旺财报信。李小三初时还在村部跳脚，问他犯了什么法要铐人，后来见治安队带走了李旺财老婆，心里便怯了，软软地蹲下去。

这时，李旺财来了，一进门便抓住张书记的手使劲摇，又掏出“红塔山”四下散发。见李小三戴着铐子蹲在那里，也递一支烟过去，故作惊讶地问，小三你这是犯下甚法啦？偷人啦？抢人啦？张书记悠然地吸着烟，说，犯甚法？犯国法了！计划生育立法了知不知道？铐他下牢哩！李小三便脸色煞白，哀求地瞧着张书记，口中连叫张书记张书记……李旺财眼睛四下咕噜噜转溜，不见他老婆，心里发虚，脸上不动声色，问，张书记听说俺娃他娘你叫来了，在哪里？张书记也不动声色，说，派出所带走了！李旺财脸上倏然变色，控制不住地大声说，俺李旺财不是李小三，由你们随便抓，随便铐的。俺要你张书记给我个说法哩！张书记说，到了公堂上自有说法。李旺财说，甭说你是个乡书记，就是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俺也不是没见过。俺李旺财不是怕官的人！张书记说，我知道你是社会名流，报纸上有名，电台里有声，电视里还有影，地委书记握过手，县委书记是朋友，当然不会怕我这小小的乡书记。但你却怕一个……李旺财冷笑，说俺怕谁，张书记说，你怕法！李旺财说，犯法的人才怕法，不犯法俺怕个甚？俺犯了什么法？张书记说，你犯了计划生育法！李旺财说，俺超生已罚款，俺老婆又做了手术，这里有手术单，白纸黑字红印章齐全，你能怎么样？张书记盯住李旺财半天不说话，突然一变脸，厉声说，李旺财你自恃有钱有势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你超生二胎已属违法，又行

贿作假，开假证明，你老婆又怀了第五胎，据新颁布的计生法规定，应追究刑事责任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！你不读书，不看报，天下大事全不知道，自以为有钱就成了你的世道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几个就是给你弄事来了！我姓张的弄了几十年事，不弄是不弄，要弄就弄个样子给你看！不把你李旺财弄进大牢里，我姓张的头朝下走路！李旺财脸上便一阵红一阵白的。他的确是不读书不看报，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如此严厉的“计生法”，心里怯了阵，忙换一副笑脸，说张书记别生气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张书记冷笑：说你好说我不好说，我好说地区来的工作组还不好说哩！地区工作组点名抓你这典型户哩，你以为“好说”就过去了？李旺财脸上便灰了，努力挤出笑容，拉住张书记的手说，咱们里边去说，里边去说。将张书记拉进了里间。

一进里间门，李旺财便整个蔫了。灰着脸说，张书记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咱们都是常在县上走的人，你抬抬手我就过去了。张书记冷着脸不吭声。李旺财忙递上一支烟，张书记不吸，说，也不是我跟你李旺财过不去，实在是地区工作组迫得紧。你既不把我这小乡书记放在眼里，咱们到县里自有理论！李旺财哈着腰赔罪，说张书记你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要和俺这粗人一般见识。张书记这才接过烟点上，缓和脸色说，老李你不知道，我们当乡干部的这碗饭最难吃。上头千条线，乡镇全要一针穿，好事坏事都要从我们身上过。这次若不是地区工作组点名要抓你这个典型，来扩大计生法的影响，我才懒得出头管呢。这次怕不好过关呢！李旺财苦着脸说，就靠张书记帮忙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俺就过去了。张书记说，你过去了，我却过不去了。李旺财说，张书记总有办法的。便掏出一叠钞票朝张书记兜里塞去。张书记火烫一般跳起来，说老李你干甚呀！李旺

财说，你买两条烟到上头替我做人情。如今这社会风气，见人递根烟，就说不上话哩。说着硬塞进张书记裤兜里去，张书记挡了一挡，没有挡住，也就随他去了。沉吟一会，说这样吧，老李你做点牺牲，我老张担点风险，你孩他娘把手术做了，我到上头去打马虎眼，抹一把稀泥糊涂了事。出甚差错呢，我姓张的用脑袋顶着就是了。李旺财说，就全凭张书记上下通融了。张书记说，不过咱们也有个君子协议，我替你担了事，你也得帮我个忙。李旺财忙说，张书记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张书记说，一，你去拿二千五百元钱给李小三的老婆，替他先垫交了罚款。李旺财点头，说行。张书记又说，明天起让李小三到你的焦场去做工，一方面抵还你的债，另一方面也给他找条生活出路。要不他老婆娃娃一大堆饿死呀？算你给我个人情怎么样？李旺财点头答应。张书记看着李旺财，说这第三条嘛，你大约要费些事了。李旺财有些紧张地瞧着张书记。张书记说，你想办法动员十几户村民带头来交公粮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让他们在今晚十一点以前把粮交了就行了。李旺财松了一口气，说这好办，我让在俺焦场干活的十几户先交了，俺给他们发奖金就是了。张书记便笑笑，拍着李旺财的肩膀，说，我知道你在村里说话比支书、村长顶事！又说，那好，明天一早我就把你老婆送回来。

二人出来，张书记便让村长马上通知召开村民大会。张书记让戴着铐子的李小三站在台上，严声厉色地进了一通话，先国际国内天下大事，后全省全县改革开放。最后说到乡里村里。张书记说，都说李坪村的事难弄，我就不信有弄不了的事。伊拉克不是难弄吗？看联合国敢不敢弄他！小越南不是难弄吗？中国不是照样把他弄怕了！你个小李坪村能有多么难弄？李小三

不是难弄吗？看我敢不敢弄你！李旺财不是难弄吗？看我敢不敢弄你！还有哪个更难弄的，报出名来，看我张书记敢不敢弄你！家有家规，国有王法，我不敢弄你，王法还敢弄你哩！今黑夜先弄计划生育，明天早上八点开始弄公粮。明几个早上八点钟以前，还有抗拒不交公粮的，看我一个一个弄你去！

张书记正说着，就见李小三的老婆跑上台来，手里举着一沓子钞票，哭求说，张书记呀，俺交罚款来了。你开恩放了小三吧，俺一家五口靠他活哩！张书记让人收了钱，对台下说，看见了吧，不是没钱吗？还是人比钱重要！便喝令将李小三带下去。这边李小三刚带下去，那边就呼啦啦涌上来十几条汉子，背着粮袋，推着粮车，齐声高喊，张书记俺们交爱国粮来了！张书记便大声说，对，是爱国粮，我看还有谁不爱国！台下便一阵骚动，有人朝出口处溜去。张书记还没有宣布散会，台下的人群就哄散了。这边交粮的队伍越拉越长，竟排起了长队。

第二天早上粮站的大卡车呜呜隆隆开来时，村里戏台上已堆起了小山一样的粮垛。李坪全村一户不落地交齐了公粮。

老刘又惭愧又敬佩地对张书记说，张书记你真是个大干部！张书记也斜他一眼，说，你以为我这书记白当的！忽觉裤兜里沉甸甸的，伸进去掏一把，掏出一沓钞票来，甩给老刘，说，到醉仙楼订一桌好菜，大家伙好好喝它一顿！

正在这时，小姚满头大汗地骑车子赶来，老远就喊张书记，说，县里昨天傍晚来电话，要你早上八点准时到县里参加防汛会议，刘副县长要点名呢！张书记看一眼手表，便黑了脸，骂一声日他娘，揉一揉红肿干涩的眼睛，就骑了小姚的车子朝车站赶去。

张书记从县里回来，便紧急召开防汛会议。于乡长到山东

考察，要半年以后才回来，张书记一人便党、政全面抓。张书记有个小外号叫“黑脸张”，人长得身高马大，脸膛紫黑，平时不苟言笑，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，连年轻的于乡长也有几次给当众批得下不来台。因此乡干们都很有些怯他。秘书老陈通知晚八时开会，张书记过五分钟走进会场，乡干们已一个不缺地挤在会议室里。洪山乡的防汛重点是龙谷水库。龙谷水库位于乡北的龙谷峡口，是学大寨年代修建的大型水库。平常干旱时水位很浅，但一遇山洪暴发，后山数十条沟谷的山洪便全倾泻到水库里，水位暴涨，加上原水库设计的泻洪道太狭，经年年淤积，排洪不利，给下游洪山乡的数千亩禾田和村镇造成很大威胁。所以每到汛期，防洪便成了洪山乡的第一要紧工作。但也由于年年防汛，也就成了轻车熟路的老一套，成立防汛指挥部、办公室，组织护坝队、抢险队，还有通讯联络，轮流值班等等。只因今年据说有特大雨汛，所以张书记就显得格外重视，反复强调，很讲了一大通，然后亲自坐阵，拟定方案，抽调人员，组成严密的抗洪防汛组织机构。

张书记亲任总指挥，坐阵中军，老陈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协调全面事宜，小姚和唐姐都抽调到办公室，小姚主管文字工作，唐姐自然是负责通讯联络。乡府其他成员和副手们都分配到第一线去各挡一面，由各村抽调起来的民兵护坝队和抢险突击队集体食宿，集结待命。口号是：全民动员，人人上阵。

防汛工作布署就绪，却不见天气有何变化迹象。日日烈日高悬，酷暑难当。张书记作过安排布置，便让老陈全面负责，及时汇报，自己仍旧坐守办公室的“日常工作”。张书记“日常工作”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是读报纸、文件。张书记虽然是农村出来的乡镇干部，却有着城里干部的习好，喜欢喝着茶水读报纸。

正像报纸上讽刺过的那样：一杯清茶一支烟，一张报纸看半天。张书记对报纸有着特殊的嗜好，从中央大报到地方小报，从国内外时事到好人好事，甚至文艺版、奇文异事都要仔细通读，一字不漏。因此，张书记在大会小会上讲起话来，常常是全球全国的口若悬河。用乡干们背后的话说，张书记是卖瓦盆的出身，肚子里全是成套的货。张书记还很善于当“领导”，很懂得“小权民主，大权集中”，所有具体性工作都放权给副手们，让他们有职有权的去工作。副手们对此很满意，工作起来很卖力，也对张书记很拥戴，很尊重。张书记也才有时间、有心情读报纸、文件。但在大事上，比如人事、财经，或有关政策、路线等方面，张书记却“大权独揽”，形象的说法是“一笔张”。没有张书记亲手签写的那笔龙草“张”字，一切皆不得通行。因此张书记在乡府大院里的地位和权威又是绝对的。只有副手们遇到解决不了而不得不请张书记出马的事情，张书记才肯亲自出马。张书记一出马，必是马到成功，且果断、利索，让副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因而乡府大院的共识是，张书记是历届领导中水平最高的，也是威望最高的。前些时候，地委组织部来人考察下一届县级领导班子后备干部，张书记便是考察对象之一。据传言说有可能提任副县长。因而张书记表面平常的“日常工作”，便有了不平常内容。白天黑夜间，往话务室跑得多起来。

张书记平时进话务室，总是径直进，径直出，几乎目不斜视。似乎从不知道这间话务室还是一个漂亮女子的闺房，不知道这屋里还住着一位美貌洋姐。张书记参加工作二三十年，一向有个原则：不沾女色。张书记认定只要不贪污、不腐化，共产党的干部便是铁打的饭碗。因此张书记几十年来除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外，从没有正眼打量过任何别的女人。女人的美之于

张书记，犹如色彩之于色盲一般，没有区别。这天晚上，张书记要给地委的一位老同学家里挂长途电话，老同学在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做事，有些消息自然灵通和可靠。等电话的空儿，张书记便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坐下来。这一坐，便不可避免地为他这个不平常的夏天里的故事拉开了序幕。

张书记坐下来，便觉得眼前一亮，有一道很明艳的光刺了他的眼睛。瞧时，便见一个美貌女子站在眼前，正用定定的目光瞧着他。一双大眼水波荡漾，顾盼生辉。显然刚刚洗浴过，秀发披散，面容红润光亮，浑身透射出出浴美人生动的魅力。一条纯白的紧身连衣裙，使她过分成熟的女性身体加温感人心。一股奇特的迷醉心神的幽香和芬芳，丝丝缕缕飘袭而来，使张书记鼻腔刺痒，禁不住有一种要打喷嚏的感觉。张书记一时有些心神迷蒙，不知不觉脱口叫了一声：小唐！唐姐狐媚一笑，便袅袅婷婷走了过来。

唐姐紧挨着张书记靠在桌沿上。由于靠着的原因，她的胸部前突，更显得高耸坚挺，在唐姐有意无意的晃动之中，便如两只活泼的兔子奔突欲脱。张书记的眼珠便中魔一般被它牵引着转动。唐姐的脖颈、臂膊、胸沟以及小腿等裸露地部位，肌肤洁白如雪，玉润耀目，使人不可遏止地产生爱抚亲近的欲望。张书记心头便有一股灼烫的火焰腾地冒起，不由浑身憋胀燥热，喉咙焦渴股吞咽着唾液。

张书记，唐姐软软地叫一声，声音如鸟鸣般清丽婉转。叫过便又如先前那般定定地瞧着张书记不动。张书记被唐姐的声音和眼神弄得慌乱起来，也弄得温柔起来，扭着看着电话机，口中温和地说，小唐你有甚话就讲么。唐姐开门见山说，我听说县里分下来两个“农转非”指标，你看我怎么样呢？张书记就

一愣，回看着唐姐，说，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？唐姐说，张书记你不要哄骗我，我在这大院十几年了，工龄都快赶上你家小青的年龄了。论资排辈也该轮到我了。关于“农转非”指标的事，张书记也是在县里开会时听同事们议论说，县里为了鼓励乡镇干部工作，拟给每个乡镇分配两个转户指标。到目前为止，也仅是听说而已，并没有任何红头文件或正式通知之类。张书记知道若真有了指标，这乡府大院里将会有一场热闹好看的。张书记仔细地听着唐姐，不动声色地说，如果真有了，我会考虑你的。唐姐很深地看着张书记，说，我这次是豁出去了，如果你不给我转，我便嫁到你家里去，给你家小青当老媳妇也行，给你张书记当小老婆也行，反正我是再也不做老姑娘了！说着咯咯笑起来，直笑得身子颤颤的。张书记被她笑得一愣一愣，稀哩糊涂也咧开了嘴巴。正在这时，张书记的长途通了，电话铃嘀铃铃一叫，两人同时吓了一跳。

小姚闲暇时，喜欢找老陈“将军”。乡府大院的传统娱乐有三大种：将军、拱猪、钻桌子。将军指下象棋，拱猪指甩扑克牌，钻桌子就是搓麻将了。最普及的娱乐是甩扑克牌，晌午的树荫下，夜里的路灯下，到处都是噼啪作响的甩牌声。搓麻将的是二小撮“高层人士”，几个副乡长、副书记，夜里能耐寂寥，便躲到某个僻静角落，关紧门窗搓麻将。开始是“钻桌子”，输了的从桌子腿下钻过去、钻过来的转四圈儿。后来到底不过瘾，便来真格的，玩一、二、四块，赌钱。象棋在乡府大院就算“高智”娱乐了，围观的不少，真能来的，没有几个。老陈就算是第一高手了。小姚棋术在大院也算是中上水平，在老陈面前却常输得惨不忍睹。所以乡里几乎没有人跟老陈玩棋，只有小姚。小姚好胜心强，越输越要来。久之，渐学了老陈的几套路